

車列

仁 維 林

叢文極南

社 版 出 極 南 海

1 9 4 8

叢文極南

車 列

仁 維 林

社 版 出 極 南 海 上

1 9 4 8

南極文叢第二輯

列車

定價三角

有著作權

著者：林維仁

出版者：南極出版社

上海漢口路九三號三樓八室

發行人：曹豈凡

總經售：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

雜誌

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

印刷者：惠豐印務局

上海浦東南匯東門一〇七號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

列車目次

第一輯 (1946—1948)

小醫院中	三
門與窗	八
教堂	一一
列車	一六

第二輯 (1943—1945)

十字架	二五
窗	二七
歸	二九

山海篇	三四
-----	----

第三輯 (1939—1942)

海上	三九
----	----

懷念（外一章）	四二
黃昏（外二章）	四五
憂鬱草	四八
短簡	五一
灰燼集	五五

第一輯

(1946——1948)

原书空白页

小醫院中

在這個小醫院進進出出好幾次了，並且也會在其中住過一些日子；它恢復了我的健康，它也遺留給我一份沉重的記憶——那一列雪白的平屋，那一羣忙碌的人們。

用一種虔誠的心，用一種感激的情緒，首先我要祝福那一位小小玲瓏的

掛號小姐

她是那麼嫻靜，那麼可親的，年紀是挺輕的，看起來不過似乎只有十七，八歲而已；然而，我却常又覺察到，她一若負有無比的重担似的，尤其是當她自己獨個兒伏案，在等些什麼或想些什麼的。

她苦惱憂慮些什麼呢，我真不容易想出；每次掛號時，她却老是有一張微笑的臉龐——是的，這是一個苦惱憂慮的時代！也許是她的身世淒清，也許是她的處

境艱困……。

我漸漸知道這個小醫院確是很好的，職員的待遇並不太苦，工作時間亦並不太長。那麼，應該不是這個處境使她感到艱困吧，我想；但是加的身世我全無從知道，甚至根本連她的姓名我都無法獲悉。

有一天，照例掛號後，我在等着看護的招呼。院長出診未返，有個陌生人送一包東西要面交院長，於是她代收下來了；那陌生人似乎不放心地問她：「貴姓」？這才曉得她是白小姐。另外，有一天下午我照例提前下辦公趕去醫院中掛號，轉上醫院左邊的走廊，朝向掛號處走去，我突然聽見一陣急促的抽咽！再上前幾步，這我才分明看到原來是她在聽電話，并在苦痛的低泣着，然而，當我站立在掛號窗前時，當她把電話聽筒放下時，她又一仍顯出往常的可親。

其次，應該提到那位矮胖急性的

女看護

她老是穿着潔白的制服，冷天也只不過更披上一件短外套而已。憑良心說，她是一個好人；然而不知道她是幾時在那里受了委屈（似乎是很不小的委屈）她事事

總顯得不耐煩，有時對人還像是不理睬似的，有時却又得意忘形。

這也可說她是一個有趣的人。據說她才來了三個多月，先前進過護士學校，以後却是一直在一間私立小學教書；今年醫院的護士結婚他往，院長硬請了她來補缺。她的丈夫去外地做官，她有年老的媽和二個孩子，最近她的媽死去了，她把孩子也托給丈夫去教養。——她的丈夫就是院長的姪子。

她在醫院中，真教訓過我幾頓，有時直是弄得我啼笑皆非。

有一次，我在候診處等着她的招呼，等累了，我去小便；回來時她恰好從院長室開門出來，她雙目耿耿地咆哮似的說：「喂！你倒底看不看病？」我想答道：「我去小便呵！難道小便都不成！」然而抬頭一望她的紅漲得猪肝也似的面孔，我按捺下來了，只把嘴唇稍微轉動一下，就進入院長室去了。

又有一次，我走入院長室，院長正在燃着一根長雪茄，他忙着請我也來一根，我說雪茄太強抽不來，隨即從自己的袋里拿出一根薄味的香煙也抽起來了。院長突然急促的走出門去，似在找誰。逢，看護推門進來了，她用勁地吸了一陣，這才注視到我的手上的香煙，於是板起面孔說：「哦！看病是不能抽煙的！」——這次是我紅了一陣面孔了，我默默無言，低頭把烟蒂丟到痰盂里去。

再次，便要深深感謝那一位滿有風趣，又滿近人性的

院 長

他是這個小醫院的院長兼主任醫師。五十開外的年紀，身體倒還很強，腩紅的脈孔常常掛着微笑，笑起來眼睛有些眯眯的；有點發胖，據說是德國留學回來才這樣的。他忙得很，一天四小時門診，四小時出診，有時還有急診特診，然而，他却仍一樣熱心，勤評，週到地爲每一病人診察，派方。

據說，他沒有結過婚，也不大喜歡與女人接近。說來也許好笑，我就似乎從來沒有看過他和看護或掛號小姐說過一句閒話。但是，對於病人，他却不憚其煩，總是問得極其詳細，解釋得教人心服并且滿意。

這個小醫院逐漸擴大了，人們讚揚院長的匾額掛滿着這小院的四壁。
最後，那一位傻里傻氣的

門 房

也惹起我的思憶了，他是個遠方的流浪人，十幾年前無家可歸而且貧病交迫，

終於由這小醫院的院長給醫好疾病，並且給留下充任醫院的門房了。

他不大說話，因為人們常要笑他。他常常要釘住人，慢慢地從頭頂注視到腳下，一如偵察着人們身上的一些什麼祕密似的。每次打從醫院進出或經過，總是看見他老坐在門房裏，似在等些什麼或看些什麼，做些什麼，想些什麼，靜靜地。

（一九四七年在上海）

門 與 窗

這是一個亭子間，就是一小間八尺見方的過梯房。這是我在上海的家，很德倖地我也能有這麼的一個家；其實，不，這還是朋友的家，我不過是一個比較長期的寄居者。

房門與窗是日夜開敞，從未會關上的；住上一年了，憑着這二尺方的窗我也看到底下一片公寓廣場的四季。——白雪霏霏的日子，是一片枯禿；枯草發青與禾樹吐芽的時候，我知道春回來了；等到綠葉蔭深，碧眼兒老的，少的鬧在一塊兒玩着或臥着時，那分明是炎夏了！而秋夜裏可就更有特殊逗人深思與喜愛的風味，三更半夜還常有一、二個人一直留戀在那兒徘徊低吟。

也許說來人們難於置信，長住在上海者是凡事大多顯得反應遲鈍而不是銳敏。關在高樓大廈的寫字間內的人，與夜夜到處以人行道或弄堂通道爲家者，並沒有兩樣；特別是他們對於窗與門懷着同樣的沒有好感。

我應該說，我是多麼渴望與喜愛着開鐵的窗與開敞的門。如果不是這樣，我真要不可救藥了。——我也曾被迫習慣於無窗與長年關門的牢籠底住居，爲了什麼？爲了吃飯的口不能說話，爲了手足都動彈不得；爲了僅有腦筋還能慢慢地思索，終於幸而沒有麻木或停止了心的跳躍。

現在這亭子間有長年開敞的門也是很好的，且別說是什麼「夜不閉戶」，從大清早起這里就盡有各式各樣的音樂不絕傳來。——賣報的，送牛奶的，倒馬桶的，賣大餅油條的，孩子的哭，婦人的叫喊與咒罵，男人的嘆息與怒號，吵架的台詞，丫頭冤屈的低泣，畢剝嘩拉的麻雀牌聲，五魁快到的猜拳聲……琅琅鏗鏘的誦書聲，唱戲的唱歌的……

從這開敞的門，我看到六十多歲的臉肉橫生的老混帳（真是混帳呵！）跟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拉拉扯扯地在過梯處演了半天好戲。我看過癩痢頭的丈夫，和他的獨目太太……他們蹲在賭錢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，抱着小孩子的婦人，咬着大餅油條的，掛着兩條活動鼻涕的滿身疥瘡時時扒癢的，跛足的也有，駝背的也有。我也看過孩子們爲一本有五彩插圖的小冊的檢拾，吵了半天架，結果大人們還爲此流過血……

現在頂一間亭子間，起碼也得五，七百萬元，尤其是在舊法租界這邊根本就少有空屋出頂，真是談何容易呵！——所以我對於這八尺見方的亭子間，雖即並無特殊的好感或有所留戀，雖即糟什，混亂，不安，緊接着一塊兒，我還是不得不住下去。

可不是嗎？我仍是多麼的喜愛這窗與門，日夜開敞着；使我能够藉此看見一些荒淫與無恥，也看見另一些莊嚴的工作；還有黑暗與陽光，惡濁的與清靜的氣息……

（一九四七年九月抄，在滬西）

教堂

似乎是一種緣分，在外頭跑了十幾年，好多大都是寓所靠近教堂，要不然就是天天得打從教堂經過。——因此，我也漸漸養成星期日到教堂去的習慣，並且也有不少同道的朋友。

其實，當我童年在南海濱的家鄉時，我是很少有機會見到教堂的，因為那個古老的縣城雖不挺大，但是住在城南的小孩子要跑到城北的教堂，倒實在是並非易事，——所以偶而有機會經過教堂——那古老縣城中唯一的新式建築物，看看教堂門前的廣場上底幾棵大樹，特別是那個紫色木製的大十字架，不禁總要拉着大哥的手兜它幾轉，或是乾脆站着望着發呆遐想。

大哥那時在教書，脾氣是挺好的，家中孩子很少，爸爸常出外經商，他簡直就是我們的媽媽。白天帶我們上學，三餐在一塊兒，夜里我也喜歡和他睡在一道，聽他說着一連串極長極長的，似乎永遠說不完的動人底故事。

以後大哥結婚了，社會正在大動亂中，他們搬家分居，我也繼之失學了。這期間，許多年我們未曾住在一起，更無從再挽臂在那教堂前的廣場去兜它幾轉，或是站在大十字架前呆望遐想。

可是，離開家鄉以後，在一個美麗的小島上，我第一次進入一間中學，學校前面就是一所巍峨的教堂，我們出出入入幾乎都不能沒有看見它。起先，我也漠不關心，如同許許多多同學，時常成羣結隊地進出；然而，不久之後，因為表姐的寄居教堂——牧師娘處，於是每天夜飯後總得到那邊去閒敘一番。

這門意外的功課，想不到竟接續維持了將近半年。表姐原是來迎候表姐夫自南洋歸來，然後再一同南去的；但是表姐夫啓旋的電報來後，表姐就天天等個音訊杳然，直到四五個月後，方始知道詳情——一幕無可奈何的慘劇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表姐夫是英國留學生，原任國內某大學教授，數年前姑丈——表姐的爸臨終時要他去繼承，他原不願去經商，因為一向他是執慣筆桿的，可是在表姐與親友們的哭訴與勸勉之下，最後他們終於一道去了。於是，許多工廠，公司的事務勞瘁於他一身，愁苦病接連纏綁着他！然而，欲罷不能，他又是一個極其愛惜聲譽的負責任的人，這次爲了「官司」，他回國來，不幸在香港碼頭跌傷逝世。